



传说他画的熨斗能点烟，画的葫芦能装酒

# 重庆神笔马良陈竹波 在南山上写了两个字

□苟世阳

“小扫把”本名陈竹波，祖籍江西，清道光年间生于重庆。因仕途坎坷，屡试不第。恃才傲物，放荡不羁。他工书擅画，以卖字画为生。特别擅长以扫把当笔，书写大字，人们送他一个绰号——小扫把。

## 一 他常以字画换酒喝

“小扫把”嗜酒如命，腰间总挂着一个酒葫芦，写字作画前，都要先喝上几口，在喝酒的过程中，书画的布局已成竹于胸，然后提起笔来，一挥而就。

他的作品生动自然，绝无矫揉造作之嫌，颇受人们的喜爱。哪家若有红白喜事，他常常不请自到，或献上一幅字，或送上一张画，作千家常客，结万户情缘。坐上席桌，闻到酒香，他便立即来了精神，猜拳行令，谈笑风生。他性格豪放，有敬必饮，每每大醉而归。喝醉之后，他便有些疯疯癫癫，满嘴酒话，“有人笑我疯，有人笑我癫，我笑世人目光浅，许多事情看不穿。”所以，人们又送他一个“陈癫”的绰号，小孩子们喜欢成群结队跟在他身后起哄，叫他“陈疯子”。他也习以为常，不予理会。

传说中，他在作画时往往怪招迭出，技惊四座。一位老人八十寿诞，为了讨喜酒喝，他当场献技作画。但见他双手浸入墨汁之中，用沾了墨的手在宣纸上提按挥洒，然后用笔在墨迹上勾画起来，不一刻工夫，一幅百鸟图便跃然纸上，栩栩如生，令围观者瞠目结舌，不时发出惊叹之声。

他画螃蟹更是别出心裁，令人忍俊不禁。他将磨好的墨汁倒入木盆之中，继而裸腕往盆中一坐，沾上墨汁以后，再移坐于铺好的纸上，印出螃蟹的轮廓，然后用笔勾勒蟹身与蟹脚，把一对蟹螯画得尤其夸张，铁钳高举，张牙舞爪，耀武扬威，螃蟹下面还题一行字“公子横行本无肠”，既画出了作威作福者的凶狠与丑恶，又流露出他内心的轻蔑与愤慨。

要说“小扫把”最疯魔、最搞怪的一次作画逸闻，则是他为张之洞画狮子。

1863年，张之洞考中进士，家里张灯结彩，大摆宴席，热闹非凡。“小扫把”凑巧也漂泊到了那里，便去凑热闹，混酒喝。张之洞曾在朋友家见过他的书画作品，对他颇为赏识，便请他当场

作画。“小扫把”并不推辞，要了几个仆人为他磨墨，将墨汁盛于一个大木盆中，他把辫子前端散开，脱掉长衣长裤，光着上身躺进木盆里，然后在宣纸上印出狮子的雏形：臀部是狮头，发辫是狮尾，腰部是狮身，再用笔勾勒描画一番，一头昂首咆哮的雄狮便赫然站立在众人面前，在画的上方还题了一首诗：“平生志气遂也无？空负满腹五经书。兴来醉泼云烟墨，写出人间一品图。”凭着这幅画，他不但饱了口福，尽了酒兴，还得了许多银子。

## 二 其作品被吹得神乎其神

重庆人对这位土生土长的书画家，从作品到人品，都比较喜欢，在街谈巷议中，常常把他吹得神乎其神，说他画的熨斗可以点燃叶子烟。而且说得有根有据，活灵活现。

事情的由来是这样的：一个缝纫店的老板，请“小扫把”为他画幅画，用来贴在墙上，招揽顾客。“小扫把”便画了一个火熨斗，一根尺子，一把剪刀。老板看了说：“好倒是好，就是熨斗里没有火，没法熨衣服。”“小扫把”立即拿来朱砂笔，在熨斗上点了几点，熨斗里的炭火仿佛燃了起来，看上去红彤彤的。老板觉得非常满意，就把画贴在墙上。过了几天，一个乡下人来做衣服，说是想抽烟，向裁缝借火。裁缝逗他说：“墙上熨斗里不是有火吗？”那人也真有点神神癫癫的，就真的对着熨斗的火吸了起来，这一吸不打紧，奇迹真的就发生了，叶子烟硬是被点燃了。消息一传十，十传百，人们争先恐后，跑到这家小店来看稀奇，这家缝纫店的生意真的火起来了。

还有人说：“‘小扫把’画的葫芦能装酒，是我亲眼所见。”说的是一家酒厂老板晚年得子，高兴得不得了，娃娃满月那天，大摆筵席招待亲朋好友，人们纷纷前去朝贺。这样的好事，“小扫把”自然不会缺席，他送上一幅观音菩萨送子图，祝贺老板多子多福。这正中老板下怀，他如获至宝，吩咐下人将这幅画挂在堂屋，焚香祭拜，并将“小扫把”奉为上宾。酒厂老板办席，自然不会缺酒。宴毕，每个席桌都剩下不少的酒。“小扫把”将腰间的葫芦取下来，灌满以后，还剩下很多。他从一个布口袋里拿出文房四宝，铺开宣纸，挥笔勾画出一个硕大的葫芦，这个葫芦竟然在桌子上立了起来，只见他将剩下的酒全都倒进了葫芦里，涓滴不漏。然后将纸卷起来，放入布袋里扬长而去，围观的人无不啧啧称奇。

## 三 与石匠合作题刻“涂山”

“小扫把”唯一遗留下来的书法真迹，据说就是题刻在涂山山脉半山腰石壁上的“涂山”二字了。说起题刻“涂山”二字，还有一段高山流水般

感人的故事。

“小扫把”与当年涂山寺的住持是好朋友，他常去老僧的禅房吟诗作画，互相唱酬，深得老僧的赏识，二人遂成为至交。每每在天气炎热或天寒地冻的日子，“小扫把”就寄宿在涂山寺中。一次，老僧对“小扫把”说：“我有一个心愿，想在涂山最醒目的岩壁上镌刻‘涂山’两个大字，让对岸的人和过往船只上的人抬眼便能看见，让外来人一看便知这座山就是闻名遐迩的涂山。这可是件功德无量的事情，唯有你能担当此任。”老僧当时也只是随口说说而已，并没有立即实施。后来老僧突然圆寂，“小扫把”深感人生无常，趁自己身体尚健，得抓紧时间，完成朋友的重托和遗愿。他来到涂山半山腰的一堵岩壁前，或痴痴凝望，苦思冥想；或饮酒狂歌，仰天长啸。有人说陈癫又在发“癫”了。

为了完成这项费时费神的工程，他在岩下搭了一个草棚，以遮风避雨。又请来一位精于镂刻的石匠，向他说明自己的构想，求他鼎力相助。那石匠久闻“小扫把”的大名，被他的这种精神所感动，两人一拍即合，成了搭档。石匠清除了壁上的草木和泥土，凿出一块7米多长、4米多宽的一个平面来。“小扫把”找来一根竹竿，竹竿上绑一把扫帚，一仰脖子喝干葫芦里的酒，然后凝神运气，用浓浓的石灰浆一气呵成“涂山”两个大字，并题诗一首。石匠也拿出看家本领，精雕细刻，历时近一月，终于完成了那幅书法与雕工堪称双绝的作品。

楷体“涂山”二字呈阴刻，深30厘米左右。结字方正遒劲，宽博伟岸，严谨中透着洒脱，雄浑中彰显大气。字高3米以上，背倚翠岭，面向长江，数里之遥，皆清晰可见。大字下面还刻着一首诗：“涂山连字水，文峰接海棠，云烟天一色，日月映两江。”这幅题刻便是重庆书画怪才“小扫把”的杰作，和但懋辛题写在弹子石石梁上的“字水”二字相映生辉，成为涂山最耀眼的标志，南岸最靓丽的风景，也成就了重庆弥足珍贵的一件文物。

遗憾的是，因为历史原因，这“涂山”二字遭到了破坏，今天大家看到的已非原作了。

关于“小扫把”的人生结局，流传着两种说法：一说他夜宿于通远门鼓楼之上，一天晚上，雷电交加，大雨滂沱，城楼与城墙发生塌方，从此再没人见到过“小扫把”。有人说天意怜才，他得道成仙了；另一说他浪迹江湖，四海为家，不知所终。不管哪种说法，他的人生际遇，都令人唏嘘感叹。

(作者单位：巴渝文化研究院签约作家)

## 重庆晨报 副刊征稿启事

重庆晨报2023年全新改版，推出文史副刊，内容以重庆本土为主，刊载历史人物、今古故事、史料秘闻、考古发现、神话传说、市井谈资等人文地理纪实类稿件，欢迎赐稿。来稿时请注明通讯地址、真实姓名、作者单位、手机号码、身份证号、银行卡号、提供银行卡开户行、银行联行号等。

文史类投稿邮箱：cqcb2023@sina.com 故事类投稿邮箱：cqcbgsh@126.com